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异侠系列
YIXIAXILIE
【卷三】
邊荒傳說
黃易
BIANHUANGCHUANSHUO
華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荒传说 / 黄易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5.10
ISBN 7-5075-1934-1

Ⅰ. 边 … Ⅱ. 黄 … Ⅲ.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3126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址: http://www.hwc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cbs@263.net
电话: （010）63370154 （010）63370169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 毫米 × 1230 毫米 32 开 158 印张 394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 330.00 元（全套共十五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边荒传说

卷三

目录

第一章　江湖手段 1
第二章　顽强对手 9
第三章　大敌当头 17
第四章　边荒寻梦 25
第五章　追凶大计 33
第六章　有危有机 41
第七章　坦诚合作 49
第八章　情人如梦 57
第九章　其人之道 65
第十章　权力游戏 73
第十一章　永远开始 81
第十二章　钟楼议会 90
第十三章　首名顾客 98
第十四章　超级神捕 104
第十五章　一路顺风 113
第十六章　除妖大计 121
第十七章　天师孙恩 129
第十八章　战云密布 138
第十九章　杀身祸源 146
第二十章　真假花妖 155



遗荒传说

卷三

目录

第二十一章 爱情游戏 163
第二十二章 夜窝战士 171
第二十三章 除妖行动 180
第二十四章 难忘旧爱 188
第二十五章 谁是花妖 196
第二十六章 因果循环 205
第二十七章 花妖逞威 210
第二十八章 死里逃生 219
第二十九章 恶贯满盈 228
第三十章 诱人提议 236
第三十一章 挣扎求存 244
第三十二章 往事如烟 253
第三十三章 滴血为盟 262
第三十四章 一番好意 271
第三十五章 大祸临头 280
第三十六章 透彻入微 289
第三十七章 敌友难分 298
第三十八章 誓师北上 307
第三十九章 杀人灭口 316

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章 江湖手段

燕飞独坐洛阳楼的迎客大堂，奉上香茗的婢子退走后，大堂再没有人留下，洛阳楼的保镖打手们把守前后门，禁止任何人进入，等待大老板红子春进一步的指示。

红子春是夜窝子的名人，除洛阳楼外尚有其他生意，这个月份更有份儿出席钟楼的八人议会，其显赫地位可想而知。

至于他长相如何，燕飞一概不清楚，因为过往在边荒集的日子，他很少留心其他人，即使红子春来光顾第一楼，坐于最近的桌子，他亦没有闲情去理会。不过他自己却是无人不识，只要曾踏足东大街，必见过他呆坐在第一楼平台的情景。

比对起那时的自己，现下的燕飞是多么充实和富有生气的一个人，撇开即将要应付的红子春，摆在前路是无数须他处理的事情和难题，何况只要想着纪千千的万种风情，内心已不愁寂寞。

没有牵挂关心和空闲落寞的心境，确易使人生出颓废的情绪，令人不是脑海空白一片，便是胡思乱想。此刻回想当时，颇有曾陷身噩梦的感受。

是否因纪千千的闯入，使他向往日黯淡无光、失掉所有色彩的灰黑天地告别呢？燕飞实在不愿意承认，偏又晓得或许事实如此。

足音响起，沉重、稳定又充满节奏的感觉，使燕飞可纯从其步声描绘出此人的体型轻重，更清楚对方是故意放重脚步，掩饰本身的功力深浅，来人肯定是个高手。

边荒集卧虎藏龙，本身没有点斤两，怎有资格到这里来混。

燕飞从容地享用着茶盅内的上等茗茶，没有朝来人瞧去，他坐于

迎客大堂中心的一组红木太师椅上，这样的几椅组合，共有四套，分布于堂内，予人宽广舒适的感受。

红子春个头矮矮的，手短脚短，华丽的衣饰反突出他腆着的大肚子；从肥胖的肩膊伸出扁平的脑袋瓜，脸上长着个使人印象深刻大大的肉头鼻，肤色白之余有点少见阳光不健康的浮青，他平时的脸容该是充满活力和表情丰富，此刻却像因受到欺压而露出一股愤怨和不服气的顽憨神情。

红子春一屁股坐入燕飞旁隔开一张小几的太师椅内，双目直勾勾瞧着前方，狠狠道："边荒集是否只有你燕飞说的话才算数？你燕飞也不是第一天到边荒集来混，我红子春有没有资格在夜窝子经营青楼，是由钟楼议会决定。你想赶绝我红子春吗？拿起你的剑来斩我吧！头断了不过是碗口大一个疤子！他奶奶的！我究竟在什么地方抹了你的屁股，要上门来踢场？五百多两金子就想买起我的洛阳楼？你出一万两也休想我卖给你。我红子春从来吃软不吃硬。在洛阳如此！在边荒集如此！"

燕飞暗赞他说话硬中带软，不愧是老江湖，把茶盅放回几上，对他微笑道："我买你的洛阳楼，是为你的洛阳楼着想，不想它被愤怒的荒民砸掉。"

红子春迎上他的目光，愕然道："你在胡说什么？"

燕飞一眨不眨地审视他，柔声道："红老板是我今晚所见第三位能深藏不露的高手，老板你的功夫全在一对腿上，更教人意想不到，稍有疏忽便要吃上大亏。"

红子春无法掩饰地脸色微变，沉声道："燕飞你是否欺人太甚呢？"

燕飞从容道："千千小姐失去些许东西，若今晚没法寻回来，她明天将拒绝到古钟场表演，假如给夜窝族那群疯子晓得红老板收留了偷东西的小贼，洛阳楼肯定片瓦难存，所以我是在为你着想。"

红子春冷笑道："直是荒天下之大谬，我刚才不但举手支持你重建第一楼，还赞成请千千小姐到古钟场鸣钟演艺，你要诬蔑我，谁会相信？"

燕飞漫不经意道："我若真的想把洛阳楼据为己有，在我来说不过举手之劳，红老板比之慕容文又如何呢？何况长安还是他的地头，而边荒集则是我燕飞的老巢。"

红子春双目闪过怒色，缓缓道："你在恐吓我！"

燕飞哑然失笑道："我只是想告诉你，今晚若我取不回千千小姐失去的东西，我将会失去理智，不理夜窝子的所有规条，出手也再没有任何保留。"

红子春点头道："记着你曾对我说过这番话，我红子春是恩怨分明的人。不要再兜圈子，为何是我？"

燕飞挨到椅背，长吁出一口气，心中涌起难言的感受，他在此刻颇有"重出江湖"之慨。与红子春这种江湖人物交手，说错半句话也会给他拿来做把柄。道："郝长亨到边荒集后，一直在这里出入，勿要告诉我他来此只是找青楼的姑娘遣兴，与你没有半点关系。推得一干二净只需几句话，但我会看不起你，更会认为红老板没有助我解决问题的诚意。你可以不为自己着想，可是洛阳楼花了你这么多心血，毁于一晚间实在可惜。"

事实上燕飞也是故意把自己迫上绝路，孤注一掷，赌赫连勃勃没有欺骗自己，如果红子春仍不肯抓紧此一最后下台阶的机会，他燕飞必须坐言起行，一是动手干掉红子春，一是把勾结窃贼的罪名加诸红子春身上，借夜窝族之手拆掉洛阳楼。

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论对错，也得硬撑到底，否则他的威信将荡然无存。而若不如此软硬兼施，令红子春感到大祸临头，红子春只会把他的说话当作耳边风。



在他答应谢安的请求之时，他早想到有今天的情况。边荒集从所有头面人物，到贩夫走卒，不但都是桀骜不驯之辈，更是亡命之徒，你要和他们交手，便不得不变成他们一般的习性和行事作风，而此本是最为燕飞厌倦的事，所以他实是作出很大的牺牲。

幸好他有把握只要红子春确与郝长亨有来往，绝不会蠢得为郝长亨赔上性命财产，江湖义气是有限度的，大多数只可在互相有利的情况下维持。

红子春移开目光，仰望大堂主梁，吁出一口气道："想不到燕飞的剑了得，词锋亦是凌厉难挡。他奶奶的！长亨在弄什么鬼？他若真的偷去千千小姐的东西，我红子春第一个不放过他。我以声誉作担保，明天天亮前，东西定会物归原主，我和你燕飞，大家仍是兄弟，对吗？"

燕飞整个人轻松起来，暗赞红子春英明果断，此确为最高明的做法。包庇郝长亨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在边荒集每一个人均有自由去做任何事，只要肯负担后果和责任。可是开罪燕飞又或纪千千，则等若是自我毁灭的愚蠢行为。红子春能屈能伸，正显示其深明在边荒集的生存之道。依江湖规矩，道理既不在他的一方，硬撑下去只会吃大亏，没有人会同情他。

微笑道："刚才若有得罪之处，请红老板多多包涵。"

心中同时忖道，看在红子春的情面上，依边荒集的规矩，他再不能向郝长亨或尹清雅追究。

高彦揭帐而入，刘裕正盘膝静养，剑伤已由纪千千和小诗亲手包扎妥当，在帐顶油灯映照下，刘裕的脸色仍带着失血后的苍白，不过精神却不错。

高彦在他对面坐下，竖起拇指赞叹道："刘老大真了得，竟能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伤任遥，说出去恐怕没有人会相信。”

刘裕睁开虎目，心忖自己凭一时行险侥幸，不但在第一楼集团内树立威信，更赢得这个只佩服燕飞的小子尊敬。含笑道：“你的事又办得如何呢？”

高彦道：“当然一切妥当，我还重整好我差点崩溃的情报网。现在得燕飞全力支持，又有千千在我们的一方，人人士气大振，知道赚大钱的机会终于来临。哈！每人先赏一锭金子，我从未试过出手如此阔绰的。”

刘裕立即头痛起来，边荒集在在需财，若没有生财之道，第一楼很快会出现财政危机，希望燕飞真能马到功成，取回失去的一半财富。

高彦压低声音神秘兮兮的道：“在边荒集最紧要是打响名堂，有名便有利。眼前正有个千载一时之机，可令刘爷你的威望不下于我们的边荒第一剑，成为边荒第一刀。哈！边荒第一剑加上边荒第一刀，说出来可以吓坏人，以后我高彦可以在边荒集打横走路。”

刘裕苦笑道：“你可知当时的情况？”

高彦道：“郑雄、小马等早加盐添醋、七嘴八舌的说得比真实的情况更多姿多彩，什么刘爷你一出刀便镇住任遥，还以命搏命的差点一刀贯穿老任的心脏。至于是否因千千才捡回你的小命，谁人有暇去理会？只要经老卓的说书馆把这场龙争虎斗再散播开去，包保你一夜成名。任遥难道敢出来否认吗？他可以说什么呢？这里是我们的地头，他只是外来人，你打得他弃甲曳戈地滚蛋，是荒人的光彩。”

刘裕失笑道：“你愈说愈夸大哩！”

话虽如此说，事实上刘裕亦大为心动，他到边荒集来的主因，是要成为天下景仰的英雄人物，为将来铺路，而成名的机会，已是唾手可得，在此刻放弃实在可惜！

沉吟道：“可是如此一来，说不定会影响任遥与我们燕少的决战，

任遥横竖已没有面子，大可借受伤拒绝应战。”

高彦道：“他老人家要做缩头乌龟是他的事。我们的目的是要征服边荒集，所以有需要把你捧作我们第一楼双头马车的另一头，免致小飞孤零零一个人，分身乏术。此着不但可以令荒人视你作自己人，还变成头面人物，说话方有分量。不要小看老子，我高彦是边荒集最有办法的人之一，人人都要来向我买情报，现在更多了你来支持我，我的生意肯定会愈做愈大，终有一天会给选进钟楼议会内去，那是主宰边荒集的小朝廷。”

刘裕把心一横道：“好！就照你老哥的意思干下去。”

高彦精神大振道：“明天我会安排你去做几件轰动的事，帮我清除一些阻碍，以前是怎么说也使不动燕飞的。”

刘裕开始有上当的感觉，皱眉道：“岂非要我陪你去撩事生非。”

高彦兴奋地拍拍他肩头，欣然道：“你到边荒集是来吃素的吗？我要你出手教训的，正是些趁老子不在，欺到我手下儿郎头上来的傻瓜蠢蛋。我要所有人知道，高彦再不是以前的高彦，谁敢犯我，便要吃不完兜着走。明白吗？这是边荒集的规矩，入乡随俗，否则没有人当你是自家人。”

燕飞重返边荒集，对他本身来说，最大的得益该是人身和精神上的放任自由。

在建康都城，不论乌衣巷的谢府，又或御道大街，总有拘束感。每一座城镇自有其独特的风俗习气，而建康却像被司马皇朝的腐败和高门望族的颓风阴魂不散地缠绕包围，难怪千千视建康如囚笼。

唉！又是纪千千！为何总无法控制自己而不时想起她呢？

在建康，只有谢安、谢玄和谢道韫可使他感受到名门诗酒风流的神韵。不过谢安可不是属于建康的，而是归属于东山，他虽生活于建

康城内，他的心神始终放诸自然山林；谢玄则属于战场，把他的风流注进冷酷残忍的战争中，令两军对垒化为一种艺术，只就这方面来说，谢玄已是独步古今，赢得他的尊敬。

至于谢道韫，虽谓美人迟暮，婚姻更不如意，却仍像小女孩般保持天真纯净，她“噗哧”一笑后略感不好意思而又真情流露的神态，多么像娘呢！

夜窝子西大街出口处聚集着数十人，正团团围着写上他向任遥挑战的木牌子闹哄哄的议论不休。

长街不远处聚集大群战士，燕飞一眼瞧去，知是两帮人马，一边是慕容族的北骑联，另一边是羌帮的人，或聚或散，拦着长街，经过的人均要绕道而行，生出似有事情发生的紧张气氛。

有可能是两帮人马正在谈判，此为边荒集司空见惯的场面，谈不拢便来个大打出手。

燕飞油然举步，离开夜窝子的彩灯光华，借黑暗的掩护在没人留意下沿街而行，就要从两帮人马间穿过。

若换作以前，他或会绕道避开。可是他现在背着他娘的“边荒第一高手”的可笑名头，怎可以如此没有种？

燕飞心中苦笑时，已给人认出来，尤其碍眼的是手抱的酒坛，当然没有人敢阻止他，还让出去路。

燕飞昂然而行，不疾不缓的穿行而过，正以为事情已告一段落，后方却有人叫道：“是否燕兄！请留贵步。”

燕飞无奈停步，缓缓转身，已有两人排众而前，往他走过来，还打手势着手下们退往两旁去，变成泾渭分明的局面，大大舒缓一触即发的紧张形势。

燕飞却晓得他们间根本没有动手的意思，只是两方头领在街头遇上说几句话，不过两方手下惯于一言不合立即动粗的习惯，自然而然摆出

戒备的姿态，更防止其他帮会人马的突袭，今晚是绝不寻常的一夜。

领先少许的鲜卑族武士魁梧威武，腰挂马刀，隔远抱拳道："本人慕容战，这位是羌帮的呼雷方，人称呼雷老大！"

燕飞心忖原来你是慕容战，难怪举手投足均如此有气概，他对北方武林颇为熟悉，近十年来，北方人才辈出，慕容战正是其中之一，慕容永等派他来主持边荒集的北骑联，可看出他的分量。

呼雷方中等身材，年纪不过三十，披散的头发蓬乱得像个狮子头，巨大的脑袋令他一对似充满愁思的眼睛短小起来，腰挂的是长鞭，步伐有力而充满自信，唇边留着短须根，有点不修篇幅似的，但燕飞却在他似是事事漫不经心的外表下，看出这个是绝不好惹的人。

呼雷方在慕容战提到他名字时，客气举手致礼，开腔道："燕兄挑战任遥这一手非常漂亮，待我们看到战书，方知任遥竟然身在集内。"

两人来到燕飞身前，互相打量。

慕容战微笑道："我曾到营地拜访燕兄，可惜燕兄不在，不过此行不虚，让我有机会及早向千千小姐请安问好。"

呼雷方笑道："如非我怕打扰千千小姐，此刻立即去拜会她，现在只好按捺着，留待明早。"

燕飞淡淡道："呼雷老大是否准备不睡觉呢？现时已过三更，快天亮哩！"

呼雷方叹道："不见过冠绝秦淮的绝世娇娆，怎睡得着呢？"

三人对视而笑。

慕容战忽然正容道："边荒集还是边荒集，一切依边荒集的规矩办事，我和燕兄的关系亦是如此。慕容战有一不情之请，尝闻燕兄的蝶恋花乃边荒之冠，不知慕容战能否有幸，于此时此地，领教燕兄的绝技呢？大家当然是试招性质，我绝不想影响燕兄与任遥即将来临的决战。"

呼雷方显是想不到慕容战有此一着，为之愕然。

第二章 顽强对手

刘裕心中一动，皱眉道："谁人跟你办事，是否也如谁是汉帮的人般，人人皆知呢？"

高彦傲然道："当然非是如此。表面上我只有三两个在下面奔跑的小子，事实上我有一张无所不包的罗网，我不在时仍在运作，所以我回来后，须立即论功行赏，在边荒集没有钱谁肯给你办事？"

刘裕大感兴趣问道："假若我抓起那三两个为你跑情报的小子，不是可以抽丝剥茧的把你整个网根查出来吗？"

高彦摇头道："若是如此轻易翻我的底子，我高彦早给人连根拔起，还可以混到今天吗？我们有几套联络的手法，层层叠叠、纵横交错，大家不用碰头，不用晓得对方是谁，便可以互通消息，而最后所有情报，均会送到我最隐秘和最得力的手下'老头子'那里去，作出归纳和分析，老头子也不只是一个人。我可以说给你听的只可以是这么多。"

刘裕进一步了解因何高彦可以成为边荒集最出色的风媒，点头道："你的情报罗网确比我们北府兵的完善和有效率，我想弄清楚其中情况只是希望竺法庆不会漏网而已！"

高彦道："这个你可以放心，老子搜集情报的方法千变万化、层出不穷，主要是分为公开搜集、秘密侦查和传递消息三组门户，如此才能达致无孔不入的地步，少说也有百来人为我工作，他们平时各有其职业和岗位，表面与我没有丝毫关系，他们就等若赚外快。"

接着兴奋的道："有很多一般人忽略的东西，事实上正可提供珍贵的情报。例如弃置的垃圾，便可呈现日用所需、设施和物料流动方

面显而易见的变化，大量罗列下可推论出其中隐藏的机密。我现在正发动手下，尽量搜集有关竺法庆夫妇的事，特别是生活习惯上的细节、喜好和他们的脾性，当一切全在我掌握中，竺法庆休想飞越我的五指关。完成此事后，希望玄帅不会待薄我，因为做情报是很花钱的事，比逛窑子还要昂贵。”

刘裕微笑道：“玄帅在此事上必有准备，你可以放心。”

庞义倏地把大头探进来，道：“有位叫尹清雅的小姑娘求见千千，说要来向千千道歉求谅，但千千早睡着哩！我们该怎办呢？”

高彦和刘裕同时失声道：“‘白雁’尹清雅？”

燕飞开始明白因何慕容战会被委以重任，到边荒集来领导北骑联。

慕容战的体型外貌很易给人一种错觉是个有勇无谋之徒，而事实上他不但才智过人、富于谋略，还深懂避重就轻之道，狡猾如狐。

燕飞敢肯定当他们船抵边荒集码头的一刻，便被慕容战方的人严密监视动静，所以燕飞和高彦离开营地到夜窝子去，他是没有可能懵然不知的。而慕容战偏选上这时候来找燕飞，正显示他精于计算，既可向人显示他并不害怕燕飞，更借纪千千来缓和双方间剑拔弩张的气氛，免致破坏他坐山观虎斗的有利形势。最好当然是汉帮与飞马会和燕飞等拼个两败俱伤，他则坐收渔人之利。

现在慕容战请求燕飞试招较量，更令燕飞陷入进退不得、绝对被动的处境，唯一的收获，或许是从而推知慕容战将是他在边荒集最难缠的对手之一，且是保持边荒集势力平衡的一大障碍。

要知慕容战出言挑战，且声明是友谊比试，他燕飞在对方没有施出辣着前，当然不能有失身份风度，痛下杀手。这等若任慕容战有心来摸他的底子虚实，如慕容战察觉有机可乘，谁敢包保他不会把握机会干掉他燕飞？

燕飞公然挑战任遥，已令燕飞一夜间声威倍增，倘若慕容战在这场比试上漂漂亮亮的和燕飞来个平分秋色，立可把本身的地位提升至燕飞的级数，且又可向族人有所交代，一石数鸟，慕容战的心计确是了得。

燕飞双手垂下，卓立街心，酒坛放在身旁。两丈许外的慕容战双目立即精芒剧盛，于刹那间把功力运转至巅峰状态，缓缓踏着方步，手执刀把，形相威猛无伦。

北骑联和羌帮的人分把长街封锁，让出广阔的空间，原本聚集在该处的人则蜂拥上来围观，加上不断闻风赶至者，顿然增添此战谁强谁弱的重要性。

十多个火把熊熊燃烧，照得一片火红，在这个不平静的晚夜。

燕飞现在反希望慕容战欲寻隙杀他，那他或可巧布陷阱引他上钩。只要慕容战伤而不死，边荒集的势力均衡将可继续保持。

慕容战大喝一声，掣出马刀，高举过头，猛然下劈，击于身前空处。

一直不敢作声的以百计围观者，见终于动手，虽然大多数人并不明白慕容战隔远劈空的一刀有何作用，表面看是完全威胁不到尚在两丈外的燕飞，不过见他刀甫出立即营造出挡者披靡，似可君临天下的威势，莫不轰然喝彩助威。

边荒集一向如此，崇尚勇力，倒非因对慕容战特别有好感。

当慕容战倏地变得威势十足，燕飞已生出警惕之心，晓得慕容战非但不是浪得虚名之辈，且是力足以争夺天下出类拔萃的高手。

边荒集再不是以前的边荒集，而是天下豪雄霸主云集的处所，江湖上最险恶的战场，若他仍是停留在以前的武学层次，今晚休想活着离开。

单凭慕容战可以随心所欲地晋入顶峰的状态，已可与任遥那级数的高手媲美。

更何况他劈空的一刀，生出潮涌的真气，涟漪般往四方扩散，当气浪袭上燕飞，与燕飞本身的真气互相激荡，即产生微妙的气机感应，而慕容战便可凭气机神妙的感应，出乎天然地运刀进击，此种能耐，换过是以前的燕飞，怕亦要自愧不如。

此刻的燕飞当然是两回事。

“锵！”

蝶恋花出鞘，随即送出一道尖锐的剑气，往气浪涟漪的核心笔直刺去，教对方无法窥探自己的虚实，又迫使其刀势不得不发，从而争取主动上风。

剑气“嘶嘶”作响，当遇上慕容战的刀劲，更生出尖锐的破风声，骇人可怕之极。

慕容战大喝一声“好剑法”，忽然似跟一把无形的剑又或蝶恋花隐形而延伸丈余的部分搏斗般，马刀使出精妙的绞击手法，行云流水地绞卷朝着燕飞攻去。

他双目明亮，散发飘扬，全身武服箕张，神态威猛如天上战神下凡，只凭其迫人的气势，足令旁观者有透不过气来的压迫感，更想到换过自己是他对手，可能不战已溃。

燕飞仍是那副潇潇洒洒的样子，事实上心底亦颇为震撼，慕容战的刀法，实出乎他意料之外，就在他以精微的刀法绞击他无形剑气的一刻，对方的刀势立时把他锁死，令他无法变招。

他当然可以变招，不过等若向慕容战献上性命，任由对方把刀势推上巅峰，而唯一的应付方法，是以攻对攻，硬拼对方此刀。

燕飞同时掌握到对手奇异的真气与其分布的情况，表面看慕容战是全力出手，真正的情况却是仍留有余力，待接触后全力引发，分三重刀劲攻击他燕飞，一波比一波强暴猛烈，如此武功，边荒集能挡格他此刀而不伤的，该不会多过十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